

生活拼盘

苤蓝和洋姜

文/高雁萍

天一冷，闲在墙角的腌菜缸就开始偷笑了。

我早早把压菜石洗干净晒上，晒到热乎乎的，对菜有没有好处咱不说，反正这样用起来心里舒服。

那块菜地，除了一小片儿苤蓝、一大片儿洋姜和两畦菠菜，几乎什么都没有了，连草都没有了。

苤蓝是学名，我们这地方管它叫蔓菁，也有人叫芋头，食用部分是那个扁圆扁圆的肉质球茎。削掉外皮后，鲜食做凉拌菜脆嫩爽口，如果腌大缸咸菜，能吃上半年。刚收获的苤蓝削皮后切一块儿直接生吃也好，一口下去，脆得直往外溅甜丝丝的汁水。

过去我们村不种苤蓝，秋天队里分的是白萝卜、青萝卜、红黄萝卜、辣辣换、芥菜疙瘩和贼不偷。咸菜缸里的大块儿苤蓝是稀罕货，得上市场去买。我最爱吃姥姥腌的酱蔓菁，酱红酱红的，看着就有食欲。有时候为了多吃



几口蔓菁丝儿，我就得多喝一碗煮有山药蛋的小米稀粥。该睡觉了，肚子饱饱的往被窝里一躺，电灯还没拉灭，姥姥就开始给我们讲七寸人人盖新房的故事了。

小时候，姥姥家的窗台上，总有几个皱巴巴的咸菜疙瘩，大人们称其为避瘟菜。过去买酱油醋算是一笔大开销，所以普通人家是很少舍得做避瘟菜的。做这个菜还得有耐性。比如把削好的苤蓝中间掏个适当的坑儿，坑儿里要放花椒大料，要放酱油和一小勺盐，然后挨个放到雨淋不着的窗台上，剩下的，就交给太阳和时间了。

得几个月吧，当调料的香味和酱油的色泽完全融入已经缩成一个硬疙瘩的苤蓝中，避瘟菜那特有的开放式发酵味道，就会在空气潮湿的时候缓缓释放出来。

避瘟菜属于细菜，姥姥说这个菜吃着不伤胃，好消化。我妈生我弟弟那年，姥姥就给泡了一大瓶子避瘟菜，吃的时候捞一小碟，滴几滴香油，那可以说是我妈月子里的特供，我们只能尝一条两条，慰藉一下肚里的馋虫。

料理避瘟菜需要技巧，尤其清洗后切的时候，那种干而韧，绝对不能用死力和蛮力对付。条形的薄厚也很讲究，太厚太粗，不利于泡发，太细太薄，吃起来又缺乏那种艮揪劲儿。至于酱油醋的比例，点糖的多少，新手往往很难拿捏得准。

水腌蔓菁是最大众的做法。十斤菜，一斤盐，清水满缸，大石头压顶，慢慢发酵。腌好的蔓菁白灵灵、脆生生，可以调拌成多种口味，人吃人爱。切成细丝的苤蓝，加入葱丝、香菜段儿，再用生抽、香醋、凉拌汁拌一下，绝对是一款无敌下饭菜。

这几年，我把大部分苤蓝杀过水分后直接晒干保存，这样随吃随泡，既方便，又比过去的老腌咸菜健康得多。

洋姜呢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鬼子姜、大地铃儿。洋姜也有学名，叫菊芋，开花黄色，犹如菊花。这东西省心，种一年，年年挖，冬天在地下也冻不坏，开

春儿想吃直接挖，没挖的继续窜片儿长，生生不息。

水腌洋姜最好吃，细嫩，酸脆，有时都不用切，直接从缸里捞一块儿，左手热焙子，右手咸菜疙瘩，再就上几杯热乎乎的砖茶水，这样的早点下肚，简直太让人心愉悦了。

洋姜也可以做成糖醋口味，始终像个小零食一样，陪伴着桌上的大鱼大肉。

再说说苤蓝，同一块地里，秧苗时期浇一样的水，上一样的粪，可长着长着，就拉开了距离。有的六七斤，有的三两斤，一个慢性子，不着不急的长，只比拳头大一点儿。用来腌咸菜太小，也太嫩，估计一削皮更是所剩无几。我忽然突发奇想，只把它从地里拔出来，切掉根部，放在一个有水的玻璃碗中养起来。起初没有什么变化，慢慢地，那些脱掉叶子的节口上就长出了新叶子。一片，两片，三片，片片有质感。

网上说，苤蓝的叶子不仅可以吃，其维生素C的含量竟然比苤蓝球茎还要高，所以我决定要好好养着眼前这个小苤蓝，让它多长叶子，多给我补充营养。



往事情怀

乡间蝼蛄入画来

文/程广海

蝼蛄，这个与蚂蚱、萤火虫比起来一点也不好玩的乡间生灵，给我留下既怕又爱的印象。

蝼蛄可入药，老家的人们在它秋后成虫最肥的时候，逮去药材站换钱。第一次捡蝼蛄，还是七八岁的时候。秋耕来临，有经验的人跟在生产队牛耙式后面，犁铧翻起的泥土上，不时冒出肥胖的蝼蛄，跟在后面的人们看见后争抢着捡拾。我抢不过人家，只好落在后面捡漏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，看见它丑陋的样子，不敢下手。在母亲的鼓励下，我斗胆捡起一个，拿在手上，感觉它热乎乎肉鼓鼓的在我手心里乱动，一种来自心底深深的恐惧，赶紧把它扔掉了。

蝼蛄俗名也叫拉拉蛄、土狗、地拉蛄。我们老家的蝼蛄每年四五月份开始出窝活动，咬食庄稼的叶片和根系。但也就是这个季节，最容易逮到它。因为长期蛰伏地下，它第一次出窝，会在窝的地层表面留下大量隆起的颗粒状虚土，逮蝼蛄的人，只需拿铲子把虚土拨开，一铲子下去，就能把蝼蛄挖出来，没有多大气力的它只好乖乖就擒。

夏秋季节的夜晚，乡间的田野上树林中，最美的鸣唱，除了青蛙、蝉鸣有些鼓噪外，就是蛐蛐和蝼蛄的叫声了。蛐蛐是一阵阵、此起彼伏的“唧唧”“唧唧唧”的独奏或合唱，悦耳动听。而蝼蛄的叫声很特别，或许是通过双翅的摩擦震动来发声的缘故，则是“咕咕咕”发闷而又单调的声音。它鸣叫的节奏，在夜晚听起来有一种长长的颤音，那种悠长的尾音，如月光泻在田野，缓慢轻柔。你站在那里屏气听着，清幽中泛着淡淡圆润的丝滑。发出这种声音的都是雄性蝼蛄，这是它在向雌性求爱的信号。这小心翼翼地鸣叫，起初的几声虽然有些响亮猛烈，但后来也不乏婉转优美，以期来获得它爱情的甜美。

由于蝼蛄特有的趋光性，夜晚在路边或者地头打开一盏电光灯，一会儿就能吸引很多蝼蛄，它看到灯光后一动不动，憨憨地任凭人们捉去，这样的场景，真是有些可爱。

田野中的花花草草和一些小昆虫们，以活泼生动的姿态和精巧可爱的形体，为历代画家们所着迷喜爱，也成为他们创作中的题材。蝼蛄最早入画的，应该是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宋崔惠画杞实鹤鹑图册》，是北宋画家崔惠创作的一幅有关蝼蛄的古画。画中蝼蛄笔墨厚实，形态逼真，犹如跳到画中的一只活生生蝼蛄再现。近现代画家中，白石老人对蝼蛄也是喜爱有加，著名的《红蓼蝼蛄》《蝼蛄与藕》中，把这不起眼的蝼蛄再现于高雅的笔墨之上，画中的蝼蛄通体灵透，且意趣横生。不仅看得出白石老人对生活的观察之细致，对蝼蛄的喜爱更是跃然纸上。

蝼蛄，这个乡间不起眼的小虫，能入白石老人的画中，真乃幸运也！